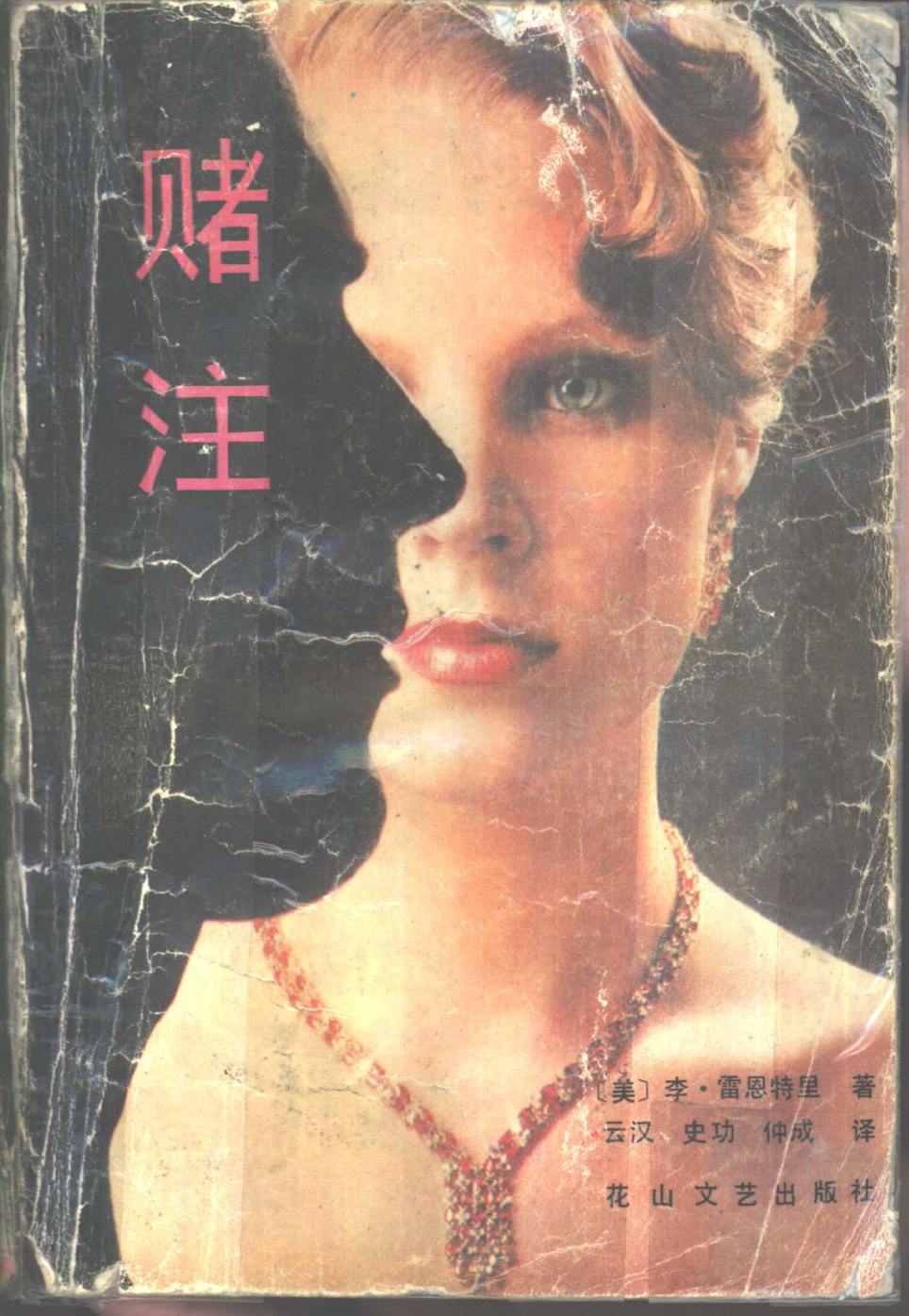


赌注



〔美〕李·雷恩特里 著
云汉 史功 仲成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赌 注

[美]李·雷恩特里 著
云汉 史功 仲成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冷艳，性感，美貌绝伦的艾丽尔，十七岁时被父亲作为赌注，输给了四十多岁的赌徒梅特卡夫。梅特卡夫残酷的折磨艾丽尔，在艾丽尔身上发泄兽性和淫欲，甚至不准艾丽尔穿衣服任其蹂躏……为了逃离这个恶棍，她自卖自身，进了妓院，忍受着男人们的肉身摧残。艾丽尔为了生存，她学会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性感和色象迷惑男人，演出了一幕幕使人心寒和落泪的悲剧，男人无休止的兽性发泄，性变态者的玩弄……在她的美貌面前，现出了男人在性生活中最丑恶的一面……

小说情节曲折复杂、笔法文字流畅、朴实无华，堪称之为一部……

赌 注

【美】李·雷恩特里 著

云汉 史功 仲成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保定市满城科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5.25印张 342千字 1988年12月第一版

1988年12月第一次印 印数：1—50000 定价：5.55元

ISBN7-80505-121-6/I·121

第一章

艾丽尔·德拉蒙德站在阿普尔比女子学校校长面前，嘴巴闭成一条缝，怒睁着一双几乎呈紫色的大眼睛。与其说她是位淑女，倒不如说她是悍妇。

“我决不回家！再过半学期就要毕业啦，爸爸没权叫我中途辍学。这样做毫无道理！”

校长阿普尔比小姐叹了口气。她看着那张表情顽固而又稚气未脱的面孔，又看看桌上德拉蒙德先生的来信。来信措辞一目了然：因“家事燃眉”，艾丽尔必须立即辍学回家；他将于今天下午三点派马车来接女儿；请阿普尔比小姐关照其女儿务必于上述时间收拾停当，准备启程；还有，他对艾丽尔的突然辍学表示万分歉意，等等。

艾丽尔要离开的消息不胫而走，举校皆知，年龄大点的姑娘云集到前大厅向艾丽尔话别。艾丽尔固然小有名声，交友可谓不少，但绝大多数相识若非嫉妒便是钦慕她桀骜不驯的秉性。在诸多前来告别的同学中仅有少数人的眼光是源自真情。遗憾的是许多人偏偏故意抑或无意地忘记了艾丽尔所给予她们的种种好处，诸如真诚的友谊，倾心的交谈，以及在功课上她提供的无私帮助——别人感到头痛的功课她往往不费吹灰之力。她们也清楚地看到了她那火爆脾气，她对年轻

姑娘间情强凌弱行为的义愤，当然还有她对传统道德规范的公然反抗。

所以前来话别的阿普尔比女子学校的姑娘们的心情不尽相同，许多人看见马车如约前来的时候心头便如落下了一块石头。艾丽尔终于走了，现在她们可以安下心来，一心一意把自己培养成为温静娴雅、为绅士所珍爱的标准淑女啦。

自打爸爸派来的马车搀着她坐进车厢那一刻起，艾丽尔即把同学们或说或笑的依依惜别之情忘在了脑后，她开始苦心谋划如何鼓动如簧之舌说服爸爸把她送回学校。她必须返校，她一想到她将被迫住在家里便觉得犹如万箭钻心。但愿她能乞助于爸爸的同情和谅解。但是自母亲离世以后，父亲从来就不理解她，她莫名其妙地待她冷若冰霜，致使艾丽尔觉得他实际上非常恨她。这倒不是因为她的过错，她并没有惹他不高兴。这恨与她妈妈的死有关，但其中原因她也说不清楚。妈妈尸骨未寒，艾丽尔便被赶进学校。她隐约觉得父亲的行为不甚公正，但她也只是敢怒不敢言。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认识到爸爸已经陷入赌博和酗酒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之后，她对父亲的怨愤演化为公然的鄙视。现在她决不想同这个事实上已经遗弃了她的父亲再有任何纠缠。

一个小时后马车来到了德拉蒙德府都前门。艾丽尔一想到马上要见到父亲便感到心乱如麻，不能自持。一如既往，每当她紧张或是惊恐的时候，她的面部表情便立时变得冷峻、恰好掩饰了她的真实心态。她非常自信，决不会承认自己会害怕父亲，因此她胸中又生出一股怒气，一下马车，便怒气冲冲地跑上了房子的台阶。她宁愿盛气凌人地直面父亲，也不愿像兔子见了鹰一般瑟瑟发抖。

“爸爸！”她边跑边嚷。“爸爸，我必须跟你谈谈。”

在走廊的另一端，约翰·德拉蒙德从书房走了出来，用厌恶的目光盯着女儿。支付了那么昂贵的学费，难道就没让她懂点规矩吗？她看见女儿一头浓密的黑发，白脸上嵌着一双冒着怒火的眼睛，比他上次见她时更像她母亲，于是他更加怒火中烧，恨之入骨。苦海茫茫，何处是岸？为什么艾丽尔长得这么像她母亲？他真想立即上前把她卡死。

“行行好，请把你那缺乏教养的嗓子降一降，别再疯疯癫癫的，”他冲着向他奔来的女儿训斥道。“我明白，如果学校没能使你学点规矩的话，我的钱和你这五六年的光阴算是付诸东流了。”

“对不起，爸爸，但是我必须问为什么……”

他挑起眉头。“请，你再说一遍，”他不无讽刺地说。

“我的耳朵没听错吧。你胆敢质问老子？”

“可是，爸爸……”

“给我马上回你房间去！我拒绝再谈这个问题。”

但是艾丽尔置若罔闻，噼哩啪啦又甩出几句：“可是我们压根还没有谈起呢！为什么我必须回来？再有半学期就要毕业了，这太不公正啦！”

“我说过，回你房间去，”约翰·德拉蒙德重复了一遍，然后咬牙切齿地瞪了女儿一眼。“如果你不会彬彬有礼地讲话就不要出来。你的行为举止一点也没有教养，有时我简直难以相信你是我的女儿！”

“你一点也不关心我的情绪，我简直难以相信你是我的父亲！”她冲他嚷道，气愤之余竟也顾不得斟酌词句了。

“别人没有必要来关心你的情绪，艾丽尔，你除了关心自己的情绪外还关心过什么事？”他冷冷地说，然后反身进了书房，并随手插上了门闩。走廊里只剩下气懵懵的艾丽尔。

艾丽尔在自己的房间里一会儿发狂，一会儿生闷气，如此循环往复，不觉一周已过。这时她才得知约翰·德拉蒙德早已愤台高筑，决不会为她的眼泪和乞求动心，不会把她送回学校。她是无意从两个仆人的谈话中得知这一情况的，于是她才意识到父亲再也付不起学费了。她为自己成了父亲罪恶的牺牲品而愤慨，转而鄙视父亲的懦弱无能。她终日闷闷不乐，闭门不出，直到那个可诅咒的夜晚，她被父亲强拉硬拖去看他打最后的一圈牌，她便永远失去了宁静。

当时已是更深夜静，挂钟刚刚敲过1点，但她尚且没有睡下，她正在读学校里的姑娘争相传阅的一本法国惊险小说。姑娘们都假装厌恶书中粗俗的语言、骇人听闻的故事情节，以及过分坦露的细节描写，但她们都暗暗称快，羡慕主人公的大胆行为。并希望有一天自己也会有类似的经历。不管怎么说，情节浪漫劲儿十足。若干年后，当艾丽尔回首往事的时候，她觉得这本小说与自己的经历相比大为逊色，但在当时她却感叹自己的生活过于单调，而且担心会终生乏味哩。

她听见父亲放动门把手的声响，不假思索地把手中这本醒目的黄皮书塞到了椅子下面。后来她才意识到由于憎恨父亲的霸道，她已从里面把门闩上了，父亲根本撞不进来。他发现在他自己的家里居然被拒之门外时一定会勃然大怒的，艾丽尔想象着他发怒时的那副面红耳赤的样子，不禁哑然失笑，但不一会儿，笑声便戛然而止。

“艾丽尔！立刻给我打开门！”他吼道。

她立即意识到了这种特殊声调后面的含义：他已经酩酊大醉。她突然感到一阵惊悸，不等用双拳撬门，便忙不迭地跑过去打开了门。

“怎么啦，爸爸？”她用生冷的语调掩饰着心中不安的预感。他的面容惊得她失魂落魄。她后来想，即使在当时，如果她能镇静下来问他出了什么事，那么她也许能逃离苦海。但她当时一下子震懵了，茫茫然手足无措。她看见父亲站在门口，挽着袖子，斜戴着领带，头发披散在前额，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惊得艾丽尔六神无主。

“怎么啦——怎么回事，爸爸？”她结结巴巴地问着，一边向后退去，想躲开那双凶相毕露的眼睛和那张酒气熏人的面孔。

“跟我走！”

他一把拽住她的胳膊，把她拖出房间，拖下门前的台阶向藏书室走去。在藏书室门前他停下来喘了一口气，仍然死死地抓住她不放。

她畏缩着不愿入内。有一伙人在此玩牌赌博已经进行了好几个小时，她突然有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她看着父亲，正待开口，不想正遇上他那冷峻的目光，只好把话又吞了回去。

“我就只剩下你了，”他嘟哝着，推开了房门，但愿有你就足够。”

藏书室里乌烟瘴气，令人透不过气来。室中央摆着一张圆桌，坐着四个牌友。父女俩进屋时四人只是惊奇地抬眼望了望，竟然没有一人像见到其他女士一样礼貌地站起来，这差点使她歇斯底里地发作一通，但她转念一想，自己年仅十七岁，大概还不能算是女士罢。

过了一会儿，她又注意到虽然纸牌都已凌乱地丢在了桌上，但只有一个人面前有一堆筹码。她偷偷看了那人一眼，不禁打了个寒颤，因为她看见那人正用一种怪异的眼神

盯着她。他伸了伸嘴里的大宽舌头，不在意地瞥了她父亲一眼，耸了耸肩膀。她感到父亲腰板一挺，用力抓紧了她。

“爸爸，”她不安地问，“怎么——”

“闭嘴，”“约翰·德拉蒙德喝了一声，一步冲到桌前、她用指抓了抓头发，一屁股坐进椅子里，带着一副孤注一掷的神气抓起了牌。他瞥了一眼惊呆了的艾丽尔，然后看看左边那个身体肥大的家伙，说：“开始吧，梅特卡夫先生。”

桌上的另两个人倾过身子，冲她父亲匆匆地嘀咕了几句。

“我说，约翰，你不能——”

“这么做愚蠢至极，我决不允许——”

但是面前堆着筹码的梅特卡夫举起一只手来，那两个人立即噤若寒蝉，一个开始不安地用手指捻弄胡须，另一个一盯着牌桌不再抬头。艾丽尔看了看屋内一直闷声不响的第四个人。他表情冷漠，但是长得英俊：黑头发，络腮胡，瘦削的、棱角分明的脸上长着大嘴巴和鹰勾鼻子。他远比其他牌友年少，然而却显得气宇轩昂。艾丽尔吃惊地想，哎呀，他肯定比我大不了几岁，她不自觉地向他靠近了一步，恰在这时，对方向她投来了阴郁的眼神，她一下子怔住了。他俩对视了一会儿，艾丽尔觉得对方在冷冷地审视自己，不觉赧颜。他不耐烦地扭过头去，抓起桌上的玻璃杯，凑到了嘴边一扬手，指上的戒指在灯光下闪了闪。这是个镌刻精美的金戒指，嵌着一块绿纹宝石，宝石上镂刻着一只呲牙咧嘴的狗头。

那人把杯子一饮而尽，把牌往桌子中心一丢，拉开椅子站了起来。他身材魁梧，大有顶天立地之势。

他俯视着如坐针毡的约翰·德拉蒙德说：“太肥了，我可消受不了。德拉蒙德先生，这一把牌对你就这么至关重要吗？”

约翰·德拉蒙德扬起脸，瞪圆了眼睛。“法龙，你有所不知，我可以用这把牌反戈一击，赢回一切的一切！”

年轻人鄙夷地看了他一眼，耸耸肩，转身欲去，一面不紧不慢地说：“这种话我听过不止一次了。”

“滚出去！”德拉蒙德吼道。“滚出去，永远别再进来！”

“别担心，德拉蒙德先生，我再来就不是人——”

话还没有讲完，约翰·德拉蒙德顺手向他丢去一个玻璃杯，不偏不倚正中他的太阳穴，他身体微微晃了晃，杯里的琥珀色液体顺着面颊流了下来。他不露声色地掏出手帕揩了揩脸，向怒气冲冲的德拉蒙德嘲弄地鞠了一躬。不等德拉蒙德还口，法龙已走出了房间。

艾丽尔闻到了他身上有股淡淡的科隆香水味，十分宜人，这更为他增添了几分男性魅力，惊吓之余，她竟然猜测起他是何方人士来了。

另处两个人愤慨地站起身来，但是梅特卡夫先生手一挥，挡住了他俩的去路。

他轻声地命令道：“你俩留下来做证人。”

“不，查理士，我还要——”

“我拒绝——”

“哦，是吗？”他的眼光在两个人之间扫来扫去。“别忘了你俩欠我的那笔债款，如果我愿意，明天就叫你俩完蛋。你俩情愿为一个黄毛丫头而挺而走险吗？”

“可是你不会当真吧——”

“哦，我偏偏当真来了，”查尔斯·梅特卡夫继续不轻不重地说，“既然德拉蒙德先生执意要用女儿做赌注，我为什么要反对呢？”他用那双小而黑的眼睛盯着艾丽尔，正在一旁发愣的艾丽尔看见这副眼神顿时不寒而慄。

她转向手掬一把牌坐在桌子前的父亲，扑了过去。“爸爸！”她尖叫着。“爸爸，你不是当真吧！爸爸，你倒是说话呀！”

她发疯似地扯着他的胳膊，乞求他悬崖勒马，但是他居然无动于衷，好像她根本不存在似的。他猛一下抽出胳膊，在查尔斯·梅特卡夫的笑声中继续出牌，看都不看她一眼。

“爸爸——爸爸——”她魂不附体地抽咽着，但他仍然不予理睬。她后退了一步，睁圆了眼睛，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室内鸦雀无声，有人清了清干哑的喉咙，声音未落，梅特卡夫突然发了话。

“德拉蒙德，你欠了我的一切，”他随手把面前的筹码哗哩哗啦摊到了桌子中央，“包括这些，足够了，吧？”

又是一阵难耐的沉寂，她不用抬头也知道父亲点了点头。她的心扑通扑通地撞着肋骨，她攥紧了拳头。万一他输了怎么办？可是她绝望地安慰自己说：他不会输，否则他绝不会拿女儿下注，不，他不会——

纸牌一张接一张地摔在桌上，只听有人吭哧吭哧的喘息声愈来愈响，似乎连室内的空气都绷紧了。艾丽尔勉强望了一眼牌桌，看见父亲和梅特卡夫手里还剩下最后一张牌。约翰·德拉蒙德的额头冒出了豆大的汗珠，并顺着两颊滚落下来。他伸手去摸酒杯，不想碰翻了杯子，洒洒了满满一桌，但谁也未予理睬。德拉蒙德闭上眼睛，吸了一口气，亮出了

手中的牌。他面色煞白地看了看对手那张毫无表情的脸，然后看了看他手中的那张牌。梅特卡夫不紧不慢地丢出牌，重重地靠在了椅背上。

艾丽尔突然站起身来，伏在桌上去看。她什么也看不懂，于是急切转向父亲，刚说出“这是怎么——”便没了下文。她看见父亲的面色由白变青，嘴唇耷拉下来。室内静得像天将塌了一般。

“爸爸！”艾丽尔使劲晃着他的胳膊。“爸爸！这是闹着玩儿，是吧？你想以此惩戒我的不孝顺，是吧？好吧，我向你道歉！听见了吗？爸爸！”她的嗓音愈叫愈尖，但他仍然盯着牌桌一动不动。梅特卡夫笨拙地站起身来，吓得艾丽尔一下子撞到父亲的椅背上。她强打起精神，挑衅地盯着那对几乎缩进肉里的小而黑的眼睛，用颤巍巍的声音质问：“这是闹着玩儿，是吧？”

梅特卡夫无声地笑了笑，刺绣背心包裹的大肚子抖了抖，伸手要抓她。她下意识地退了一步，啐了一口。他顿时收敛起笑容，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不等艾丽尔退缩，他又伸出双手，卡住了她的脖子，逼迫她抬起头来。

“再过三天，亲爱的，”他用轻轻的、令人作呕的声音说，“再过三天。你最好规矩一点，否则你要吃苦的。”

他猛一放手，把她闪了个趔趄。她转向父亲，问：“他是什么意思？”她声嘶力竭地叫道。“爸爸！看着我！他是什么意思？”

约翰·德拉蒙德抬起头来，惘然地看着女儿。她想摇摇他，让他清醒过来，但是她的身子也似乎像他一样给定住不动了。父女俩面面相觑，哑口无言。最后约翰·德拉蒙德用毫无生气的语调说：“他是什么意思？”天啦，再过三天他

就要娶你啦。我——我——输了。”他摇摇脑袋，似乎想清醒一点。“我输了。”他疑惑地重复了一遍。“我很自信一定能赢，你明白吗？艾丽尔？如果我赢了……。我别无选择，你是我唯一的所有……”

时断时续的声音冲破沉寂，一句句敲进了艾丽尔的心里。她看了看室内的另外两个人，他俩躲过了她的眼神，羞愧难当地低下头，手忙脚乱地收拾着自己的东西，大气也不敢出。艾丽尔看了一眼呆呆地盯着牌桌的父亲，不觉怒火中烧。他怎么忍心眼睁睁地看着她跌入虎穴狼窝呢？他简直疯了，竟敢拿女儿的生命做游戏！她伸出双手，把桌面上的纸牌、筹码、玻璃杯打得四散而飞。她父亲依然呆呆地坐着，视而不见。

“我不干！”她冲着那张苍白的脸叫道。”听见了吗？我不干！我不干！我不干！”她越叫声音越尖。她一阵冲动，差点站起来抽她父亲的耳光，让他清醒清醒。但是她突然转过身子，盯着梅特卡夫那张得意洋洋的胖脸。

愤怒和恐惧使她失去了理智，她挑衅地盯着那对鼠眼啐了一口：“永远不！我决不会嫁给你。你不能强迫我。你既可怕又可惜，我不会嫁给你，即使你——”

梅特卡夫一言未发，扬手就是一记巴掌。她被打得站立不稳，一下子撞倒在餐具柜光光的木板上。她来不及思考，随手抓到了件物什，一心想报复那个抽她耳光的家伙。她抓起一只细颈水瓶，正待使出吃奶的力气向那张可憎的面孔丢去，不想他一个箭步冲到眼前，攥住她的手腕，把她的胳膊拧到了背后。她手一松，哗啦一声，瓶子坠地而碎，一股酒精雾气从地板上腾空而起，笼罩了他俩。她呛得直咳，眼睛直流泪水。

梅特卡夫在她耳旁嘶嘶叫着：“亲爱的，有点脾气并不是坏事，但于你却要不得。得让你见识一二——”

他把她的胳膊扭来扭去，她疼得尖叫着，透不过气来。“还不行，小艾丽尔，”他轻轻地说。“你还不服气。”他攥紧了她的手腕，用力向背后拧去，她感到一阵筋断骨裂般的疼痛。她的膝盖屈了下去，但他仍然越拧越狠。

她愤怒地仰起头，咬牙切齿地说：“你——把我的胳膊拧断了——你这魔鬼——”

他冷笑道：“好极了。我想不这么做你根本学不到规矩，亲爱的。”说完，让她跪在了自己面前。

她低下头，咬紧牙关不叫出声来，她不愿让这个恶魔幸灾乐祸，但是他伸手抓住她的下颌，把她的头扳了起来。

“看着我！”

她闭上眼睛，执意不从。她的胳膊疼得像火烧一般。她想，如果他不立即放手，她肯定会昏厥过去。

“看着我！”

她刚一睁眼，正好看见一只大手挥了下来，面部顿时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如果不是他的手牢牢地抓着她的手腕，她早已扑倒在地。她身子晃了晃，觉得有一股热血正从嘴唇上流下。她睁开眼睛，看见他又挥起了手掌。

“好吧——”这几个字刚从她嘴里滑出来，她立即后悔不迭，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他的手指奇迹般松散开来，她一下子软瘫在他的脚前，开始揉自己的胳膊。

“这好多了，”梅特卡夫说。“下次你再发脾气时别忘了这次的教训。”

他转身冲着一直坐着没动的德拉蒙德说：“嗯，德拉

蒙德，我今晚上就要把战利品带回家去。我不敢说她不会逃走，因此最好由我自己来看管。”

约翰·德拉蒙德点点头，仍然像木偶一般地呆坐着。梅特卡夫得意地笑笑，迈出大厅，喊叫马车夫备好了马车。他返身入室，把帽子丢给艾丽尔，命令她跟上。她退缩到墙边，盼望她父亲会幡然醒悟，不让她离去，但是看见他依然一声不吭，她感到了绝望，感到憎怒像苦胆汁一般涌到了嗓子眼儿里。这全然是一场噩梦——她父亲怎么能把赌输掉呢！

“艾丽尔！跟上！”梅特卡夫站在门口命令道。

艾丽尔转过身子，漠然地盯着他，没有挪动脚步，他只得走回来。艾丽尔知道他会毫不迟疑地拖她走，强忍住泪水，决定暂时顺从他。她自尊心太强，不等他来拉她，她已站起身来，上前几步站在父亲面前，眯缝起透着鄙夷之光的眼睛俯视着他。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她嘶嘶地叫道。“永远不！因为你今夜对我的残忍，我希望你会进十八层地狱。”

“来吧，亲爱的，”梅特卡夫又说。“还有，德拉蒙德，别忘了你那些票据明天到期，我希望你一笔付清。”

艾丽尔最后瞥了一眼她父亲，只看见一张被痛苦扭曲了的脸，一双呆滞的眼睛，和一只正要摸酒瓶的颤巍巍的手。然后梅特卡夫一把拉住她，拖下台阶，向他的马车走去。

马车厢里挂着一盏小油灯，但也足够亮度，能看得清楚。她像一个魂不附体的病人，竟然让梅特卡夫搀她爬进了马车。她企图使自己相信这是一场噩梦，马上就会到噩梦醒来的早晨，但她根本欺骗不了自己。她一会儿害怕坐在对面的那个男人，一会儿又恨居然把自己女儿也赌掉的父亲。她

是一件被人买卖的商品，无人顾及她的意愿，她感到自己受了莫大的屈辱。她把脸扭向一边，故意不看梅特卡夫，咬紧牙关，让泪水流进肚那。

“哭也没有用”“梅特卡夫似乎猜透了她的心思。”我告诉你，泪水打不动我的心。”

“魔鬼，”她说完赶紧向一侧挪了挪身子。”没有什么能感动你的铁石心肠。”

“哦，也许有的，”他轻声笑道。“你不想知道是什么吗？”

“不想。”

他又笑道：“你已经被宠坏了！我在想这笔交易我肯定很划不来。”

“你当然划不来，”她叫道。”我永远不嫁给你——”

他阴沉起脸。“艾丽尔，我不想再动手治你，你最好放明白点，你已经是的人了。”

“你真是恬不知耻！”她啐了他一口。“我可不是一件任人买卖的商品！”

“你不是？好罢，德拉蒙德不是已经把你当作商品卖了吗？不要幻想我会良心发现，把你放回家去。”

“等我父亲清醒了，他一定会阻止这种丑恶的婚姻。我敢肯定，他现在就已经——”

梅特卡夫拍着膝盖哈哈大笑。笑声尖厉残酷，而且不无得意。艾丽尔再一次意识到大祸已经在所难免。

“你爸爸！”他终于缓过气来。“你真相信他就不清醒吗？我就对他一无所知吗？亲爱的，我若不了解人情事故怎么会发了家？我对你爸爸了如指掌。哦，当然是喽。一个任人摆布的懦夫，一个会为了取消债权而不惜把女儿卖掉的男

人。我坚信，没有他你日子会过得更好一些。”

这时梅特卡夫才告诉她，她父亲不但对他还对其他许多人欠下了巨额债款，他早已陷进泥潭不能自拔了。他还讲了她父亲是如何走向堕落，以及如何在最后一场赌博中输了一切：投资、房产、马厩、家具。他所有的一切都转到了坐在她对面的这个沾沾自喜的男人手里。她愤怒地想，当然也包括她本人。

“所以你明白，亲爱的艾丽尔，”梅特卡夫满脸堆笑地说。“今夜约翰·德拉蒙德众事缠身，根本无暇顾及你这个讨厌任性的女儿。”

“是你毁了他。”她恍然大悟，愤怒地指责道。

梅特卡夫搓搓手，收敛了笑容。最后他点点头，平静地说：“也可以这么讲，但更准确地说是他自取灭亡，我不过是起了点推波助澜的作用罢了。”

她盯着那对鼠眼，勉强问：“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觉得不便让你知道。”他做出沉思状。

可是他又用那种莫名其妙的眼神盯着她，使她心那一阵发怵。她知道一切已经在劫难逃，就像兔子迎面碰上了饿狼，在强大敌手面前瑟瑟发抖，束手就擒。

他又开口道：“你真像你妈妈。”

这句话犹如青天霹雳，震得她目瞪口呆。最后只听她言不由衷地问：“什么？”

他不耐烦地挥挥手。“你妈妈艾丽西亚，她也是大眼睛，高颧骨，秀直的鼻子。只是你妈妈的嘴和下颌要柔和一些。也就是说直到——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头发颜色也相同，但是你妈妈的头发直而不卷，像倾洒的黑丝一般。过来，让我看看。”